

# 苏渊雷，偶送乡音耳怯听

林新荣 文/图

民间传说，玉龙口地方系玉龙蟠潜之地，故名玉龙口。国学大师苏渊雷就出生于此。

我们在村里的文化礼堂参观时，看到这一支苏氏曾专门设立了一个“毕资田”制度，谁家的孩子上中学了，就把资田的田租奖给他，据说，自此苏氏子弟晴耕雨读，好学成风，这不仅仅关田租，更是一种荣耀。

苏渊雷(1908-1995)，原名中常，字仲翔，号遁圆，晚署钵翁，曾因“四一二事变”入狱，但他没有消沉，在狱中钻研学问，七年后出狱，竟写了一本《易学会通》。文苞兄笑着对我说，进去时是中学生，出来时成了专家，这七年，他等于是在狱中读了个博士，他的好学与聪颖由此可见。出狱后的他以庄子《在宥》的“渊默而雷声”改名渊雷。

七年后归家，他曾口占二绝，其一曰：“山影遙怜客鬢青，生还季子尚伶僇。未闻母唤肠先断，偶送乡音耳怯听。”其二云：“七年隔世九生死，万里归来一病囚。母曰吾儿无恙否，一声弹指泪先流。”90年后，我们展读二诗，还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思乡情与疼痛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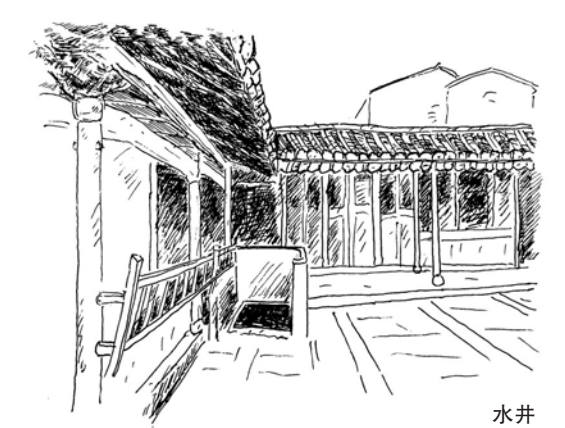
玉龙口村，位于苍南县钱库镇，现已和大树下村合并，称来谊村，是个河网纵横，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，由于先祖勤劳创业，图治家业，到民国时期，据说玉龙苏氏族人民田遍及数里，曾富甲一方，被民间称之为“粮满仓，银满缸”。

但苏渊雷的童年颇不幸。他4岁丧父，家道中落，被母亲带到余家大院来投靠外公。其时他外公徐迪秋在余家大院做塾师。苏的开蒙即于此。

于是我们又开车到余家大院。

余家大院座落于金乡镇东门大街。门口颇狭仄，进入后，却别有洞天。这座深宅大院，近几十年来被不断地吞噬，据说在它最盛时曾拥有屋宇数十间，建筑面积达五千多平方米，是当年最负盛名的院落之一。

余家的外甥，清代诗人张御曾留下一首诗：“芳园半亩



水井

屋三间，门似陶家尽日关。池漾一湾春涨绿，峰堆数朵石苔斑。待迷蛱蝶花多种，留醉蜻蜓草不删。何幸柴荆相去近，徘徊常傍夕阳还。”(《题舅氏小园》) 此诗极尽诗人之才，把小园的盛况，描摹的淋漓尽致。

可惜诗中所描写的小院现已经被拆除了，我们何从一饱眼福。

这天，当文苞兄带我迈进余宅逼仄的门台，余国贤、余德贤俩先生已在等待。他们的父辈，与苏教授同窗，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耄耋之年的余国贤笑咪咪的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说，我的字，当年可是得过苏老指点的。我仔细看了看，他的笔法熟练、结体大方，写的正是苏渊雷赠金乡的诗：“沧海浪翻新史册，金舟乡有好风光。儿时游钓藏修地，六百年来岁月昌。”金舟即金乡。作为一个小镇书法家，有此功力，非常了不起。墙上除了他俩的作品，还有苏渊雷的书画。据说苏教授每来一次，都会在这里喝酒，只要喝了酒，就谈诗论画，挥毫泼墨，留下几张字画。

这种交情令人羡慕。

到岩中部“状元字”位置，我也花了一些功力跟爬上去，字已完全看不到，只辨出一些黑迹。民间对“状元墓”之类古迹的称呼，一般是广义的，也就是涉及的主人不一定是状元，只要在古代有获取功名的，他们留下的遗迹都可以通称“状元某”。在《弘治温州府志·科第》中，找不到林仲宽、林文炳的记录，可能史册上有错名、遗漏或者题字用字号而不用名等原因。在《苍南林氏通览》里，有林仲宽的详细住址，是林勘洋中；而林管住林勘前宅；林崧住林勘吞里。对照现在自然村名，吞内疑似古吞里，也就是林景熙的祖籍地；前宅疑似大厝内；现狮山下也就是“状元墓”一带疑似洋中，从字面看，藻溪溪水与广阔的横阳支江水于此处相交环绕。在“状元字”下方，有一口古井，由规则的条石建造，水质清澈，也许就是林仲宽家族的水井。这口井比象山下称为“状元井”的那口古井建造的还要讲究些。

“状元井”位于吞内和大厝内之间靠近象山，典型的乡间小井，现已用大理石栏杆将井围起，还在入口处建了水泥台门，檐枋下塑有“状元井”三字。水井用粗石建造，井石外表长满青苔，水质清澈，水深约1米，水井直径约2米，井内有螺旋状阶梯以方便打水。离“状元井”数米处，有一方形池塘，面积约30平方米，水深也约一米，村民称为“洗马窟”，传说是专供状元林管洗战马。林管(1152—约1218)，南宋绍熙四年(1193)中武状元，但史书资料极少。据《苍南林氏通览》记载，居住林勘的武进士有林方大、林茂、林熙朝、林雍、林宜中、林自中等6人，“洗马窟”应该不是林管专用，而是这些武进士共用了。传说林管不满朝廷主和派当政，辞官后返乡建造“状元府”，此“状元府”说是在元店邻村三畚村。

“状元府”位于“状元窟”东南方，距离约1.5公里，属三畚村温州吞自然村，也叫下吞，和元店村吞内自然村中间有山岭相隔。下吞村往南向山内方向，还有中吞、内吞等二个自然村，所以行政村合称为三畚村。下吞村民基本姓倪，先祖于明末从乐清迁来，一直传承讲瓯语温州话，被周围讲闽南话的其它村民称为温州吞。“状元府”在温州吞村中心部位，遗留完整花岗岩条石基础。基础建筑共分四进，分别是广场甬道——台阶——条石甬道——台阶——粗石甬道——台阶——杂地，从这个建筑结构看，这个不是府院，因为没有房屋内的厅堂存在，这个建筑更像是寺院结构，最后面的杂地应为寺院主殿。从基石和垂阶石的磨损情况及风格看，该建筑不像宋代建筑，更接近于明清建筑。考虑到温州吞村民说自先祖迁住此村就见遗留有此院基的说法，该寺院也许建于明代时期，再结合历史事件，此院很有可能于清代顺治迁界时被毁，此后再无重建。

## 四

文苞带着我四处闲逛。余家大院虽然被拆得不成规模，但普通的宅院还是与它没法比较。大院设大门，进深四架三柱，分前后双步梁，地面用青砖铺成回形纹，门屋梁架雕刻精美，非普通人家可能比。其间，余先生还给我讲了个故事：1995年是苏教授最后一次回乡，尽管时光短暂，他还是来这里与我们访友，一时老友相聚，相谈甚欢，并约好，回去后，专门写一篇余宅的文章，以记录先辈的事迹。

苏渊雷笑咪咪地说：“你们可要备好同春老酒汗(金乡地方名酒)哦，等我文成归来，一同开坛畅饮。”说到这里，余先生的眼角竟有些泛红：“我购买了上等同春老酒汗后，没几个月，他竟然就患病去世了。”

文苞兄，为写《金乡望族》，曾多次到金乡采访，对大院的轶事，如数家珍。

他说，东院有一口井，做的豆腐特别好吃。苏教授每次回来，都要来此吃豆腐。说着，他特意带我到东院去，说，诺，这就是那口井。——这口井四四方方的，井壁垒着块石，池里养着几条红鲤鱼，正在快活地游来游去。我左看右看，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这大概是苏教授乡情的一种体现吧。

## 五

1971年苏教授被勒令退休后，遣送回原籍，到平反回上海工作，他一共在家乡居住了8年。居住地分别有昆阳、钱库、金乡等。某年五月，他移居钱库，还曾写下二首七律，其一云：“江湖纵棹谁偕隐，墟集逢场一举杯。赁得小楼听夜雨，恨无好句答花开。怀人忽觉蒲觞近，揽镜频惊雪鬓堆。隔岁相思艰一字，何曾月尽待珠来。”我很喜欢这首诗，诗里既有快活，也有烦忧，这大概是苏教授真实生活的写照吧。

其二曰：“久昏倦眼疏黄妳，那有清词缀玉杯。隔水春雷催午睡，近航螺黛夜船开。春残惟仗画钉壁，酒醒犹看花乱堆。莫笑子云居寂寞，繁街闲逐市声来。”然二诗细细读之，竟是如此的深情，那就是浓郁的乡情哦！

# 林勘探古

陈如亮

林景熙和陈高是老平阳县历史上最顶尖的两位诗人，老平阳分县后，苍南和平阳都在争林景熙的出生地，苍南方面认为林景熙是林勘里人，目前据藻溪镇元店村的清代《陈氏族谱》记载，现元店就是古林勘。关于林勘，萧耘春、林子周、林勇、周功清、陈世茂等众多文化人都写过专文，对此我很感兴趣，在元店友人陈仁田带领下，我也来此一探究竟。

站在元店公路上往北望，可以清晰看到苍南县人民医院的高楼，两者间距约3公里，中间多为田野，或杂小屋。两者之间偏东，就是鼎鼎大名的流石山(古称楼石)。约1600年前，东晋永嘉太守谢灵运游览流石山，留下了“楼石多支子(梔子)”的记载。流石山下的流石江是苍南母亲河横阳支江的支流，沧海桑田，现代元店村周边的田野，在宋代时可能是江流涉及之地。

陈仁田以前从事造谱，对本地文史相当熟悉，他带我把元店附近的几个古迹都看遍了。几年前建的灵沙公路把元店村分为两部分，西边有吞内、大厝内等两个自然村，东边是外箍、东箍、官边等三个自然村。两部分各自依山相对，相距有一定距离，中间大多为空地。东边的山现名狮山，西边为象山，村民传说狮象守村，此处是风水宝地，故出了不少状元、进士。陈仁田家就住在狮山旁，他的族兄陈初蕊年近八十，也是造谱为生，是村中的文史权威，他带我看了狮山周边古迹，其中一处是“状元墓”。狮山顾名思义，远看像只狮子，但走进了可以看到狮子头部是一对公婆石，两块长立的岩石相依，比藻溪著名的公婆石要玲珑些，显得更有人情味。“状元墓”离公婆石约有百米，墓室在田地下，陈初蕊介绍，文革时村民破坏坟墓，把地下的墓室挖掘了，现周边的散放的一些青石、砖都是“状元墓”建筑物，当时挖出了墓志铭，墓主是林仲宽，墓志铭现存于县博物馆，《苍南金石志》里有这块墓志内容。墓志为仲宽次子林澹撰写，内容表明：林仲宽(1127-1177)，字猷仲，林勘人，任职莆田法曹，相当于现在的莆田县法院院长了；妻子章氏，承信郎亿之女。从墓志铭内容看，夫妻生活也是恩爱，葬在公婆石旁，也是天造之地。不过公婆石所在狮山，墓志中记载为宝鸡山。其实从灵沙公路方向看此山，很像一只趴着孵蛋的鸡，“公婆石”像鸡头，后面山体像鸡身。“鸡身”整个山体是一块半球状大岩石，岩石裸露，黑灰色相杂，山顶部有草木覆盖。陈初蕊介绍，山主体的岩石看起来也很像鸡笼，被称为“鸡笼岩”，岩上有题字，村民称为“状元字”。前些年还可看清题字者为林文炳，现在已彻底风化。鸡笼岩虽然陡峭，但岩石波纹状，利于攀爬。陈仁田穿着皮鞋，像猴子般很快登攀



宝鸡山(狮山)

店的闽南话读音是dai，而现在闽南话读元店为元殿，从字面上解释，似乎是状元殿的简称。是否可以大胆推测下，明代时，下吞归属林勘，村民建“状元殿”纪念状元林管，清顺治迁界时被毁，此后留下“元殿”地名。

在温州吞村外与吞内村交界山脚下，还有一个小宫殿，名为“雅山殿”，供奉本土神灵“林泗大帝”。供奉“林泗大帝”的宫殿一般称“忠烈王庙”“协天大帝庙”等名称，“雅山殿”的名称唯有此处有，不禁让人生奇。很凑巧的是，林景熙晚年就居住在平阳县城城西的雅山村赵奥别业，写了一首闲适安贫的诗“已无湖海梦，渐老足闲情。野杖日寻壑，家书时到城。开池纳天影，种竹引秋声。亦爱箴瓢乐，年来世味轻。”家书时到城，他的家人应该都住在平阳县城了，但他们的出生地，一生著作丰富的林景熙却无提及，使得苍南、平阳两地一直争抢不休，这应该是这位伟大诗人所意想不到的。

